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好的文學在於對生活的思考」——著名作家劉震雲先生主講「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編按：為慶祝香港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及香港文學館的開館，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香港文學館於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於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呂辛（振萬）演講廳合辦了「名家講座：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由著名作家劉震雲主講，為一眾校園學子及文學愛好者闡釋文學與哲學之關係，反應熱烈，文學氛圍濃郁。本版特組織文圖報道，並特別披載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於此場講座的致辭，以饗讀者。

文化的緣份——「文學的底色是哲學」講座致辭

尊敬的林群聲校長、劉震雲先生、許子東教授，各位嘉賓、同學們：

下午好！置身香港都會大學漂亮的校園，我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十年前，前身還是香港公開大學時曾在這裏舉辦了慶祝二十五周年校慶文學講座，那次講座的嘉賓是莫言先生與劉再復教授，時任黃玉山校長邀請我主編的《明報月刊》作為協辦機構。

十年後，值茲我服務的香港文學館開館與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之際，我們雙方聯合舉辦了這一場文學講座。這是文化的緣份。這份緣份經歷十年風雨歲月不減反增。今後香港文學館與都會大學還有其他合作項目正待展開，我們感到榮幸與欣慰。

都會大學剛定位為香港首家應用科學大學，科學與人文從來都是息息相關的。我認識的兩位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和楊振寧教授，都是文學的愛好者。高錕教授年少的時候開始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楊振寧教授涉獵大量的文學作品，他曾為留學生文學的代表作家於梨華的作品寫序，還撰寫文評論小說家諾曼的《人到中年》；電機工程學家陳之藩教授更是散文大家；數學家丘成桐曾撰文道，數學與文學有許多共通點。今天在座的林群聲校長也充滿文化情懷，所以我們文學愛好者能夠在這裏歡聚一堂。

朋友們，二十五年前，我開始接觸劉震雲的作品，一九九九年，我在參加北京的文代會，他贈送了一套共四卷的《故鄉和花朵》，我開始拜讀他的作品。這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說明我與他很有緣份。

劉震雲作品的文字，有許多調侃的成份，所以外國評論者把他比作中國的卡夫卡、契訶夫，要我說，劉震雲的作品，是地道的劉震雲式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讀他的小說，往往讀到笑中有淚或淚中有笑！當你笑不出或哭不出的時候，心裏特別難受，因為其中有一種思考的深刻，也可以說，在笑與淚之間，包含着某種人生哲理。今天劉震雲的講題是「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相信我們可以由此獲得新的啟發。

謝謝大家！

（作者為香港文學館館長、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五月二十七日名家講座上嘉賓合影。左起：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志良、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許子東、著名影星林青霞、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講座全場擠滿近三百師生及公眾人士，反應熱烈。前排左起：醫生趙夏瀛、香港著名翻譯家金聖華、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著名影星林青霞、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志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許子東、香港文學館運營兼市場總監于浣君。（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為慶祝香港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及香港文學館的盛大開幕，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香港文學館於五月二十七日合辦了「名家講座：文學的底色是哲學」。這場誌慶活動邀請了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先生主講，而香港都會大學校長兼香港文學館顧問林群聲教授、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先生及著名影星林青霞女士均有出席。除了暢談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外，劉震雲也與在場觀眾分享了個人創作心得。



▲劉震雲表示，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好的文學家不是只精通中外文學，而是要懂得文學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哲學的思辨。（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文學家要懂得哲學的思辨

劉震雲表示，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好的文學家不是只精通中外文學，而是要懂得文學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哲學的思辨：「優秀的哲學正是來自生活中特別細小的細節，繼而從中發掘出深刻的內容。」因此，很多哲學也來自日常生活，這給予作家許多的創作靈感，讓文學能刻劃出人的內在與情緒：「哲學家試圖說清楚這個世界，而文學恰恰表達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比如人的情感，比如愛情。」文學不但離不開哲學，也離不開的情感與生活。

活動當日，擔任主持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及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許子東教授提到《一句頂一萬句》及《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中的人物時，兩人談到何謂「好的文學」。對劉震雲來說，「好的文學」是一種對人的傾聽，以及對生活的思考。他更把生活比喻成「狼」一樣：「因為生活像狼一樣追趕，所有生活的苦辣酸澀，包括生活真深不見底的東西，就是每個人都可以體會到。」愈是質樸及生活化的作品，所呈現的內容愈加深刻，發聲愈如雷鳴。

最後，劉震雲也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習慣：「對於寫作而言，幽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不喜歡一句話要用很多成語、比喻、引用哲學，好的語句都很質樸。」這種不加修飾的幽默與質樸，以及關注小人物的日常，正反映了劉震雲作品的深刻與獨特。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助理。）

【學苑春秋·師說師文】我與金庸

金庸與我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余生不晚不早，有幸趕上到處都是金庸小說讀後感的時代。四十年前，無線電視播放《射鵰英雄傳》，黃日華飾演的郭靖與翁美玲飾演的黃蓉開啟了少年蒲葦的愛情觀，隨後讀了男校，若有所失，還是要回到武俠小說，孤獨感才差堪告慰。

我怎可能想到，四十年過去了，今日志豪兄找我寫幾句之時，我恰恰有幸與金庸先生前秘書李以建先生合講講座「俠之大者，談金庸武俠以外的文化寫作」，黃昏語畢，仍覺渾身有力。

金庸先生在一次訪問中說，他第一次出書，出了一本《考試秘笈》，銷量極佳，賺了不少。現在要找此書，恐怕比找《九陰真經》困難得多。我也出考試精讀，回報卻差天共地，唉，不好在此說下去了！

岳不羣是《笑傲江湖》塑造的一個經典人物，明明是偽君子，綽號卻是「君子劍」，有一段時間，岳不羣非常流行，名字甚至變成形容詞。中學作文，每到描寫人物，我也特意愛用綽號，效果頗佳，同學不妨參考一下。

金庸先生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和張良，皆求才／財若渴，其後圓滿成功，功成身退，簡言

之，財色／息兼收。若要找出金庸與我的相同之處，大概是，我也有相同的宏願（一笑）。

抱歉，是我說俗了。金庸於我，不是敬而遠之那種，他從不愛站在道德高地說教、指點，他甚至很喜歡批評他的人，胸襟廣闊，總愛讓人，這種俠氣最值得我學習。人讚他大作家，他只謙說是個「愛說故事的人」，「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在人性當中，金庸小說始終重情，離不開感同身受。

若非人在江湖，金庸先生可能最想做老師，他說：「中小學老師的生活比較清苦，工作相當繁重，沒有發財和享大名的機會，如果沒有對學生的愛心，這份工作恐怕沒有多大可羨慕的地方。但如天性喜愛兒童、喜歡和年輕人接近，覺得幫助少年男女發展品格和智力是極愉快的事，那麼做老師是最好的職業。無數天真的眼光，充滿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天天望着他們的老師，這種心情一直到幾十年後還是不會消失。任何其他的職業，都不像老師那樣，能贏得這麼多真誠的愛戴。」（參李以建編：《金庸散文集》，天地圖書，二〇一九年）

結語有點長，說得太好，難以割捨。利申：我是中學老師。謹與同工共勉！



以《射鵰英雄傳》作為教材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琦老師

曾經有一年，我們索性不用中文教科書。中一級大家一起讀《射鵰英雄傳》，規劃每星期要讀到多少章節，讓全班同學一起投入到金庸的武俠小說世界裏去。這雖然是一個大膽的教學設計，然而效果非常成功。那一年同學都原原本本地捧着一本，現在看來非常厚重的《射鵰英雄傳》，也因此而愛上閱讀。那一年的學生自此是否會帶有英雄俠氣呢？那時候的少年徜徉在武俠世界的瀟灑英姿之中，看到金庸筆下男女子的情重義或自私狡詐，投入在功夫、劍影的想像世界。

其實怎能規定每星期讀到什麼章節呢？閱讀速度有快有慢，何況金庸小說本來就讓人手不釋卷的。那年頭上課就好像「後事回顧」而已，大家分享對人物、情節的看法，交換書評。有人沉迷武功所建構的想像世界，為蒙古大草原或桃花島心馳神往，為江南七怪各種趣怪模樣逗笑，情竇初開的少年當然喜歡看郭靖黃蓉初邂逅了：當黃蓉初次跟他的靖哥哥去到大草原，看到面容高

貴的華箏，不禁感嘆「他們本該就是一雙白鴿兒」，便覺得自己只是江南水鄉柳下的小燕子。這一心理描寫，為何婉轉動人呢？那年頭，一步一步，師生討論小說中各種情義，至今難忘。

我們的課題除了討論到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人物行為背後的觀念，特別有趣的就金廚食譜煮食時間了，小說中洪七公的各種吃食，一出場就足以讓讀者垂涎欲滴。他的「二十四橋明月夜」等名菜也甚有詩意。同學把食譜畫出來，然後自己也嘗試用古典詩詞設計一道菜式，有些認真的同學回去訪問家長，親子也投入這一「金庸菜單」設計之中，現在想來也是有趣。

有同學手繪《射鵰英雄傳》的雜誌畫報，我們還做話劇，中一學生在全校前面演出不同的場景。台詞都琅琅上口，當然亦加上不少學生的搞笑創意，在紅布幕的禮堂之下飾演一幕幕俠義故事，台下師生看得非常投入。這群少年有幸曾經進入金庸的武俠世界，初探何謂中華文化中的正德恩義，就這樣植根心田。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報道】「從新詩到香港詩」：探索詩歌的靈魂，徜徉文學的境界

蕭嘉敏 謝曉琴

編按：香港文學館、香港作家聯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舉辦的「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展覽期間舉行了文學主題講座：「從新詩到香港詩」，講座於五月十九日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舉行，兩位香港詩人黃燦然與萍兒在對話中分享彼此對詩的熱愛，又討論新詩的技巧和特質，並肯定「香港詩」的價值。

由香港文學館、香港作家聯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舉辦的「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展覽於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至二十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展覽展出逾三百件南來作家的手跡和物品，是本港歷年最具規模的南來作家主題展，展覽期間亦舉行了四場文學主題講座，吸引不少文學愛好者參與。

五月十九日，兩位香港著名詩人黃燦然先生與萍兒女士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對話，分享其創作經歷，並賞析一些詩歌作品，討論新詩與香港詩的關係。黃燦然除了是詩人，也是翻譯家，他既寫詩，又翻譯大量詩歌和詩論，對詩歌有獨到見解；而萍兒現為香港文學館助理館長，多年熱心推廣香港文學，筆耕不輟。兩位詩人的對話與分享為觀眾帶來一個富詩意的下午。

## 詩的魅力

講座一開場，黃燦然即表示在香港寫詩最不容易，因為讀者少，較難獲取認同感，甚至連家人、朋友與同事都會反對自己寫詩。在生活上，黃燦然將工作與愛好分開，他從事新聞翻譯、文學翻譯工作，這是他謀生的職業；同時他也是一位詩人，熱愛詩歌。而使他感驕傲的是，不論身處任何環境，他始終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愛好僅存一點點，他仍想抓住它。既然寫詩如此困難，是什麼令他力量堅持下去？就是詩的魅力，「當你寫作時，你和世界的關係會變得很不一樣。進入寫詩的狀態時，所有事物都有生命，而這種生命比你自身還真實。」

萍兒十分認同黃燦然的看法，她指出寫詩時有一種「通神」的狀態，因此詩人是驕傲的，也是謙卑的，驕傲在於詩人寫詩時能不顧一切，沉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謙卑在於詩人要進入生活，而且文學創作本就是平



▲講者黃燦然（左）、萍兒（右）與觀眾分享創作經歷及對香港新詩的看法。

凡的。萍兒分享生活的場景是她靈感的來源，一杯奶茶、寬闊的海港，都能讓她突然生起寫詩的衝動，繼而進入一種難以言說的忘我狀態。萍兒認為詩不需要懂，而是需要感覺，「所以能夠從事寫作，不管是什麼題材，只要能拿起筆、能寫出句子，讓大家都找到知音的感覺，這種滿足感超越堅守寫詩道路的艱辛和孤獨。」能創作或感受詩歌的人都很幸運。

在香港讀詩的人不多，寫詩的人更少，不少人或會忽略香港詩的價值，而黃燦然則斷言香港詩在新詩發展史上處於獨特位置。他指出香港的母語是廣東話，寫詩時所傳達的語調有別於用普通話所寫的詩歌，令香港詩別具特色，而廣東話可能是最好的讀詩語言。另一方面，香港數代詩人均有意識地寫香港及此地的變化，以致香港詩的內容傾向生活化，能讓讀者產生親切感，這點在其他地方的詩歌發展中十分少有。「只有香港詩，即使你不知道寫的是否香港詩人，但你知道他寫的是香港。」黃燦然強調這是香港詩非常寶貴的地方，而假以時日，研究中國詩歌時，香港詩將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

## 現代詩的特質

說完香港詩，黃燦然繼續探討題目中的「新詩」。他借不同詩歌講述自己對「新

詩」與「現代詩」的理解。他以艾青〈我愛這土地〉為例，指出新詩繼承了浪漫主義精神。他再與觀眾一同細讀穆旦〈春〉、艾青〈手推車〉、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等詩歌，指出觀察詩歌如何用詞，就能定義這首詩歌是否為現代詩。黃燦然認為具現代性的詩歌通常只在文學圈內受人喜愛，較難普及，這是現代詩的障礙。然而詩人必須具備寫現代詩的技巧，因為這些技巧已變成傳統。如果欠缺這些技巧，寫出來的詩歌就難以得到其他詩人的認同。黃燦然又與觀眾分享卞之琳的詩歌〈春城〉，這首詩體現出另一種現代性——具跳躍性。黃燦然認為卞之琳的詩歌十分有趣、耐讀，但因其難以理解而妨礙閱讀，這再次體現現代詩的問題。

詩歌有時難以理解，到底詩人應否將詩說清楚？萍兒認為詩中具體的事物愈少，讀者就有愈多想像空間。讀詩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想知道詩歌寫的是什麼，反而想與作者共鳴。要寫出能引起共鳴的詩歌，詩人自然要「入世」，萍兒強調詩人要先面對最平凡的生活，才能有不平凡的精神狀態。她認為詩人存在的意義是要表現生活中真實的、痛苦的、美好的事物，因此她十分重視詩歌的原創性和辨識度。

## 香港詩的未來

在講座尾聲，黃燦然提出兩個問題：有沒有一種詩歌既耐讀，讀起來又沒有障礙？現代詩之後的詩應是怎樣的？他沒有給予具體回答，卻以也斯詩〈中午在鯽魚涌〉回應：這首地道的香港詩簡單卻耐讀，同時具香港詩生活化的特點。現時香港詩或未得到廣泛關注，但黃燦然依然肯定香港詩歌的價值，直言其成就終有一天會得到承認。萍兒則以「香港詩人能一直寫詩，因為香港本來是富有詩意的地方」，總結在香港寫詩的體會，亦為觀眾留下思考空間。

主題展其餘三場文學講座分別是「續集——張愛玲與香港的未完故事」、「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啟後」與「情發於聲：跨媒介與未來文學」，涵蓋不同主題。四場講座讓市民認識到香港文學的不同面貌，感受其獨特魅力。

（本文圖片由香港文學館提供。作者為香港文學館編輯。）



▲黃燦然（左二）和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右二）與香港地方志中心編輯部總監孫文彬（右一）、編輯李彩嫻（左一）合影。



▲黃燦然（右）現場與讀者交流。

我很小的時候，廣州小巷上窄長的天空裏有星。城市很靜，巷里中雞犬相聞，雖然住三樓，樓下從井中打水滴出的點滴灑灑，單車的「我到家了」鈴響，還有鄰舍的嗎嗎細語，全都滲入耳窩，微小的聲音也在創造靜寂，配合天上清亮的星星。

末幾住到長洲，始知天外有天，漁火閃爍，星空無盡，漆黑的海上，一片一片是透明藍的磷光。星星只鍾情於日入而息的人世。燈火是不知份份的惡僕，逼走來自諸天的榮美。城市漸漸累積起更多的光，成了夜的巴別塔。從我少年時起，星光就落到人間航交錯的晃盪燈影裏消失了。仰頭連黑暗都太薄，像給霉菌吃掉了的華年。

積極尋找的話，星星仍是找得到的。西貢新竹灣的密林、螢火蟲仍在發光之處，隱藏著我們中學五萬平方英尺的營地。在那裏，我們又看見了夏天的大天蠍，和冬天的獵戶。上大學之前的暑假，我們最後一次和星空擁抱。那個夜裏，銀河亮得像火焰雲，我們每個人的夢想也同樣急促氧化，幾乎要噴出為人生奮鬥的宣言來。最後，科學家、醫生、老師們都退休了，只有那些沒有工資的仍在工作，做爺爺嫗嫗。

那個晚上之後，再沒看見華麗的星空了，直到自己也「下崗」，往新西蘭旅行。新西蘭的約翰山天文台是全球看星的最佳地點，可惜那裏只能看見南半球的天空。為了保護這個絕無僅有的星空，人煙稀少的新西蘭當局嚴格控制附近區域。首先，附近的小鎮全部限戶、限燈、限燈的亮度。沿上天文台的山路上開車，不能開車頭燈，只能在黑暗中行走。這聽來不可能，事實剛好相反。車子靠前面防撞槓下大約有半公尺的薄薄藍光在領路。山頂上的約翰山天文台數以百計的遊客和觀星專家，都不能亮手機或電筒，也不敢高聲說話，急著看清楚東西，也只能打開手上的紅光燈，照亮腳前的小範圍。沒有手機，沒有燈火，沒有反光，只有講解員的激光指住南十字星使人深思的形狀。

如此謙卑，換來一整個天空星辰的回望。星星細密如粉，有鋒芒盡露的，有羞澀可人的，有不亢不卑的，也有漸露頭角的。天空裏連一點黑色都沒有，盡給光明消化了。《詩篇》如此描述星空：「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此時此刻，心靈能不激動嗎？

又十年後，我們來到了寧夏的騰格里沙漠。在一個凹陷的小盆地，我們仰望，星是有的，卻不多。會動的星，大概一眼就看到十個八個。而那，盡是人造的衛星。（作者為香港作家。）

## 過程

過程真的不是拿來享受而是磨礪自己的。現在大家都知道做事難，所以啟動一件事會考慮再三，因為一件事不啟動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難度。完全不做吧永遠都是何不食肉糜的職場小白，做吧就全都是急流險灘各種坑。大到一個項目小到一次聚餐，如果不傷筋動骨那必定費時費力，而且全部是一擔挑到頭，別想有人分擔。

利益這個東西也不是萬能的，再說現在普遍的都是薄利（大利險中求不提也罷），既然是碎銀子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不要煩我，你想讓人家有興趣都是難事。你說大環境不好吧，個人的胃口還是吊得老高，就算是找到西班牙頂級火腿、正宗陽澄湖大閘蟹，張羅大夥聚餐，朋友的反應也是沒有什麼好興奮的照樣目光呆萌勉為其難的鬼樣子，事後也沒有一句謝謝，感覺他們來吃飯就是成全了你給了你天大的面子。

如果是公事，滿臉寫著你那那起勁有什麼巨大的好處吧，不然不可能啊。只是單純地想做好一件事已經沒有人相信了。所以儘管雞湯文滿天飛，也擋不住到處都是躺平的人，反正都是低欲望生活何必那麼累。

以前我們覺得成事只要耐住煩就行，別人跑一趟我們跑十趟，或者別人理解我們那

就忍受誤解。其實都不是，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不肯動腦子了，都希望別人思考，叫我做啥我做啥，擇善盲從。本來擇善盲從也沒錯，但是做事情是需要配合和互補的，如果總是讓一個人操心終不是長久之計。並且互聯網時代是最容易忽略過程的，大家看慣了出道即巔峰的神話。

然而我並不是要說過程痛苦我們就不要去做事了，不是。恰恰相反越是這樣的時候越是應該躬身入局就是磨礪自己，正如雞湯君所說只要去做你就可能戰勝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如果你還堅韌那又戰勝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再加上一點運氣就成為登頂之人。

明白了沒有，就是沒有人願意做事才有你的機會。現在有一種風氣就是嘲笑喜歡做事的人，高冷的標榜什麼都不幹的人才才是頂流。這是人性，因為人都是懶惰的，只相信誘惑而不相信平凡的積累。

躺平固然舒服，隨之而來的可能是自身功能的消失，如同退行型病變也就真的什麼都不會做了。痛苦的過程換來的並不僅僅是成功的喜悅（有時未必成功只是積累了經驗教訓），而是能夠讓人保持一種狀態，對人生的各種困難都具備承受的能力。

這才是過程的意義。（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 【文化綠蔭】



星 空

胡燕青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http://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